

刺馬 復仇記



刺马复仇记

潘伯英 演出本 唐骏骐 口述
钱 正 张棣华 姚世英 整理

*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扬州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625印张 7插页 348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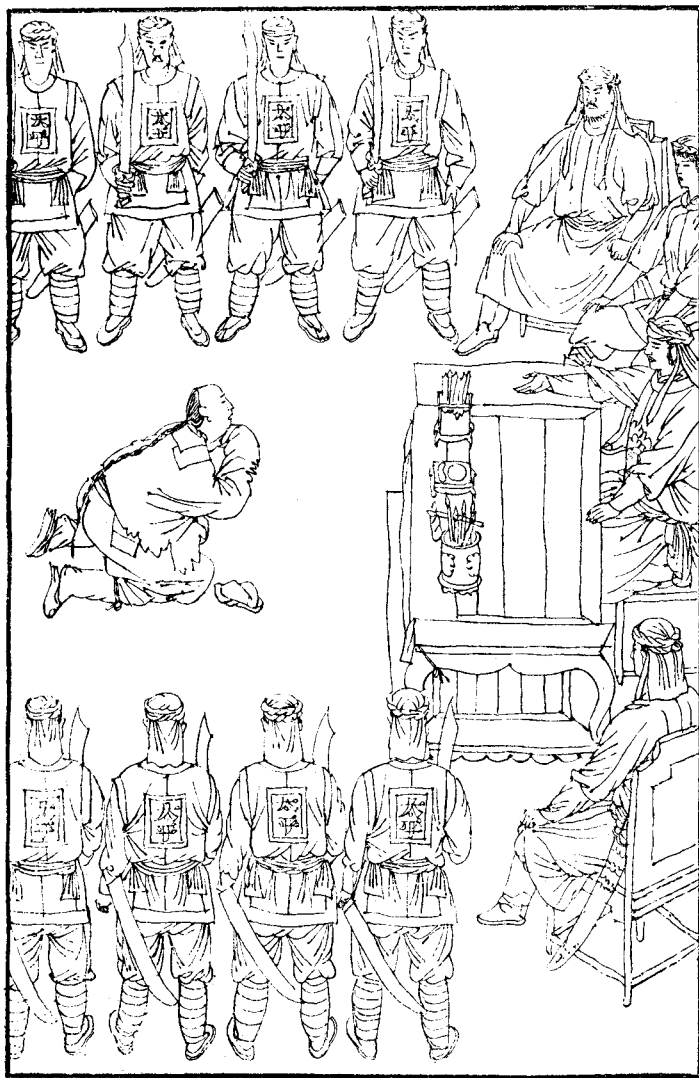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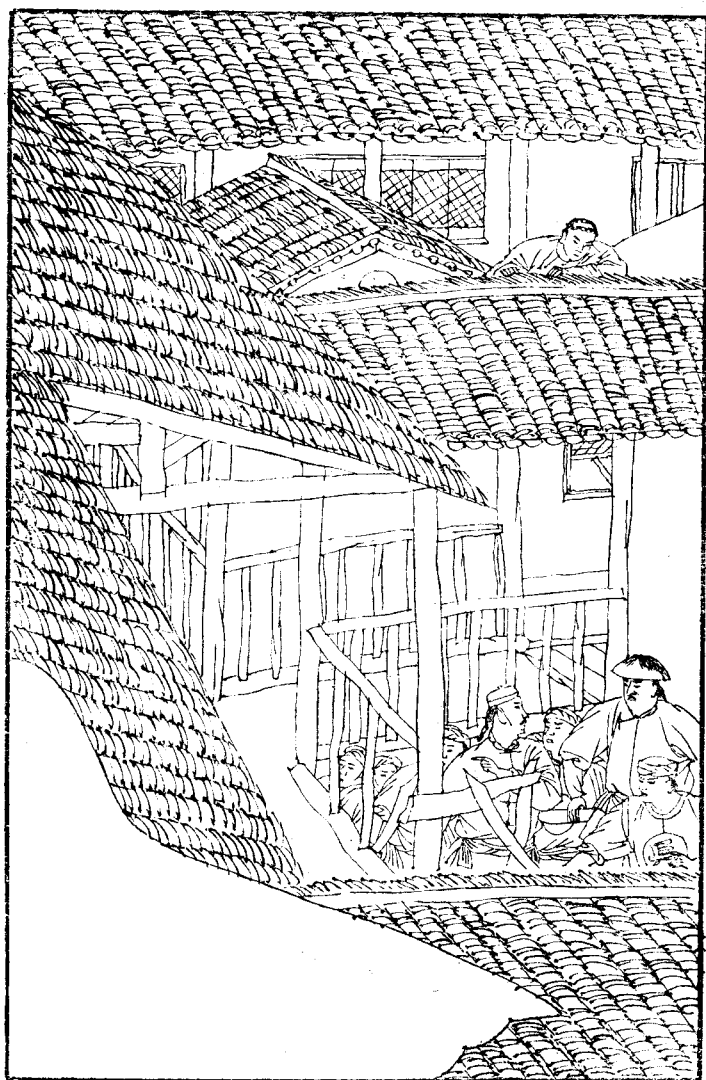
印数1—33,850册

ISBN7—5399—0052—0/I·49

定价：3.35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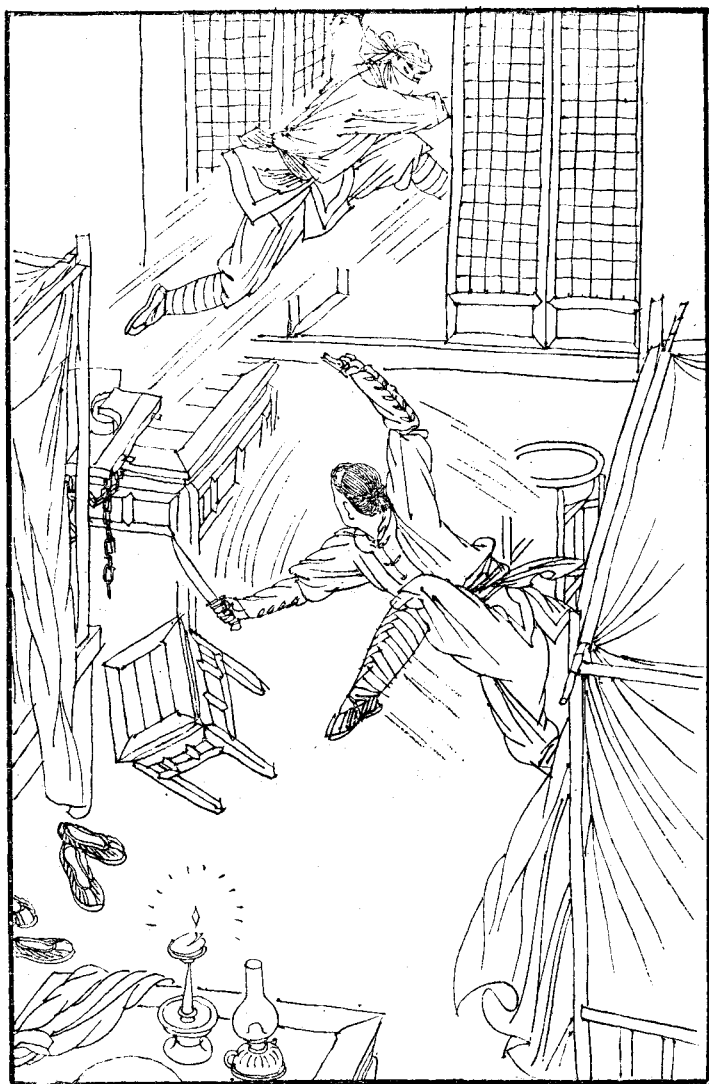
第七回 破处州生擒妖官





第廿一回 脱虎口海寺炼刀





目 录

第 一 回	张文祥进城送信	(1)
第 二 回	月黑夜闺房擒贼	(14)
第 三 回	识英雄黄家招亲	(27)
第 四 回	马新貽处州敲更	(39)
第 五 回	穷汉坐知府正堂	(56)
第 六 回	桃花岭旗开告捷	(72)
第 七 回	破处州生擒妖官	(87)
第 八 回	马新貽贪赃枉法	(102)
第 九 回	灌药酒李氏失身	(114)
第 十 回	投名帖险情横生	(129)
第 十 一 回	设毒计诱骗恩兄	(143)
第 十 二 回	马巡抚抛赃陷害	(154)
第 十 三 回	父母官巧探案情	(168)
第 十 四 回	捉文祥客栈遇险	(180)
第 十 五 回	仁和县朱钊夜审	(191)
第 十 六 回	斗巡抚舌剑唇枪	(205)
第 十 七 回	黄莺如定计刺马	(216)
第 十 八 回	急色鬼自钻圈套	(229)

第十九回	洞房夜刀光血影	(240)
第二十回	张文祥一刺马贼	(253)
第二十一回	脱虎口海寺练刀	(263)
第二十二回	戚家堡客店遇刺	(274)
第二十三回	雷一鸣迷途知返	(285)
第二十四回	陈金威魂断狱中	(296)
第二十五回	近水台二刺马贼	(306)
第二十六回	效豫让漆面毁容	(319)
第二十七回	马总督天津中枪	(330)
第二十八回	张文祥死里逃生	(343)
第二十九回	彭官保送礼辱马	(357)
第三十回	开寿筵杀机四伏	(373)
第三十一回	毒药刀寿堂出鞘	(388)
第三十二回	除奸蠹虑远谋深	(406)
第三十三回	集旧部肝胆相照	(419)
第三十四回	寻时机十万军中	(435)
第三十五回	李夫人死前写状	(452)
第三十六回	张文祥校场刺马	(466)
第三十七回	马新貽见血封喉	(479)
后记		(494)

第一回 张文祥进城送信

“妄说安邦定国，都是争权夺利。俺！张文祥，山东潍县人氏。自幼父母双亡，文祥带兄弟文瑞，浪迹江湖，卖拳为生。到了山东济南，巧遇陈金威，二人情投意合，义结金兰，拜为弟兄，同在东关外余昌镖局当名镖师。只为太平军金田起义，占据金陵，这里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弄得市面萧条，镖局生意清淡。昨日，突然来了三个外国人，要请人保镖送往泰安，现由我哥哥陈金威保护前往。他临行之际，交给我书信一封，银洋五十元，命我送往城中他母舅家里，今天我不免往城中走它一遭。走啊！”

诸位，这两声叫啥？就叫开场白。好比看戏，锣鼓一敲，出来一个角色，将这两句话一说，或者一唱，那末一个角色就此出场。我说书亦然如此，这样一说，这部书中的主角张文祥就算上台了。

且说余昌镖局，因为有陈金威、张文祥这些武艺高超、务镖能干的镖师，客商都很信赖，生意一日好一日。谁知张文祥有桩心

事，一直挂在心上。啥个事体？就是为了兄弟。因为叫兄弟学拳术，他不欢喜，勿肯学。张文祥想，别的没啥，做阿哥的总不能养你一世，将来大起来，不学点本事，靠什么过日子？那末让我来托托人，有没有哪只店家要领学徒，随便什么生意学一样，有了本事，将来就可以糊口度日。张文祥因此与镖局里的同事谈，并且和阿哥陈金威讲。大家一听，说：“对的，大家为你留心留心。”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到今朝，有个朋友与他讲起，说：“张文祥，你上次说的事体，我一直为你留心。现在济南城里有只皮货庄，叫洪仁记。洪老板的家当着实大，他没有小囡，一直想领个儿子，没有相巧的，你张文祥肯不肯把兄弟送给他？”张文祥想，这种惬意日子，敲破了镗锣也寻不着，兄弟就此要做皮货庄小开了，怎么不肯！所以说：“蛮好！”就近择了一个好日子，由那个镖师陪了，把兄弟送到皮货庄，碰头洪老板。洪老板看见张文瑞，开心啊！这个小囡长得一表人材，唇红齿白，清秀伶俐，真正讨人欢喜。双方仿佛木匠配好的榫头——一拍抵缝。洪老板对张文祥说：“文祥，你把兄弟送给我，放心好了，我会把他当亲生儿子看待的。不过，我没有什么谢你，东西不买了，送点钱给你，你欢喜买什么，自己去买点吧。”张文祥听了笑笑说：“老板，你这样讲，我心里倒要难过的。我今朝不是来卖兄弟的，既然你欢喜他，把他当亲生儿子看待，我就蛮定心了。我不要钱，从现在起，和你攀个亲戚，过一年半载，我牵记兄弟，就来看看，双方走动走动。”洪老板一听，觉得张文祥这个人非常直爽，留他吃过便饭，张文祥就此把兄弟嗣给洪老板，双方告辞，和保镖师爷一起回镖局。

洪老板给张文瑞起了个名字，叫洪俊卿。从此以后，张文瑞嘴里吃的油，身上着的绸，赛过一个跟斗跌到了青云里。

洪老板又托人请了位秀才先生，在书房里教洪俊卿读书。等到长大成人，洪老板为他攀了门亲。洪俊卿的妻子姓蒋，大贤大德，婚后日子甜甜蜜美。这个人在后面书里还用得着，暂且就表到这里。

话说张文祥自从兄弟走后，心里蛮放心。现在他自己顾自己，身上亦轻松不少。每天在镖局照常办事，生意也还不差。最近几天传来消息，太平军已经打开南京，济南城里的市面一落千丈。张文祥想，局势不好，镖局生意也勿会好，如果镖局打烊，又得另想办法，想和阿哥商量商量，早作打算。今朝正想和阿哥讲起，突然门外面走进来三个外国人，啥等样身分？是传教的牧师。要到泰安去，因为时局勿太平，恐怕路上风吹草动，不大安全，故而来请个保镖师爷，讲明镖费银洋五十元，当天动身。陈金威接下生意，心中迟疑，张文祥问：“哥哥可有什么事放不下？”金威说：“别样倒没啥，我这里有银洋五十元，本来要送往桃村，给妻子作家用，如今要马上动身，如何是好？”文祥一听，说：“阿哥，你放心，这点小事，我来替你办，你阿哥早去可以早回。”陈金威一听，十分高兴，写好一封信，连同五十块银洋，交给张文祥，临走嘱咐：“你有空的时候，替我送给娘舅，因为他那里经常有桃村来的便人便船。我娘舅姓黄，单名一个宽字，表字信裕，在城里开一爿京广杂货店，招牌叫黄仁记，千万不能忘记。”然后带上武器，跟了三个外国人离开济南，赶奔泰安。

一宵已过，张文祥老早起身，吃过点心，把信衣袋里一放，五十块银洋褡裢里园好，身上整顿舒齐，和镖局里两个同事讲一声，说要到城里去送封信。这两个同事，一个叫曹二虎，一个叫石敬堂，他们都佩服张文祥的为人，所以满口答应：

“蛮好，蛮好，早去早回。”

张文祥兴冲冲踏出镖局，你看他怎么打扮？现在是八月里的天，木樨蒸，来得个热。所以头上帽子勿戴，新剃头，前刘海。男人怎么会有前刘海？因为那时是清朝，年轻小伙子都要留点前刘海，算漂亮。张文祥后头，一条趟三股茄辫，梳得绢光滴滑；辫子梢上一段大约五、六寸长，绷硬笔挺，称之为“辫线”，看上去这个人就蛮神气。张文祥是个保镖师爷，在武林当中也有点名气，辫子梢上这点招势当然要摆。望到身上，张文祥里面穿紫花布衬里短衫裤，脚上一双白竹布袜子，扎脚管裤子，袜筒翻在裤脚管外面，显得洁白整齐。脚上穿一双扳尖头跳鞋，短衫外面，一件淡灰布长衫，罩一件马夹。这件马夹做得考究，四周千针绷，如意头滚边。右脚袜筒管里，插一把雪白锃亮的插子——匕首，因为他是保镖师爷，这是防身武器。张文祥的身材，勿高勿矮，勿胖勿瘦，配上这一身行头，走在路上，显得威武俊秀。现在张文祥踏出镖局，顺大路往前面走，一面走，一面对两旁边看看，市面真是一落千丈，如同大年初一一样，家家闭门下闩，冰清冷火。有两爿店，你说开吧，塞板已经上好，两扇门隙开一点点，露出一只柜台角，也算在做生意。有两爿店干脆铁将军把门——上锁哉。顺大路望过去，衣冠楚楚的行人，已经没有；匆忙而过的人，都是些疲聋残疾，逃勿起难的朋友。张文祥看到这种局面，心里倒有点难过。突然之间，迎面走过来几十个兵。如果兵呆在营里，拿饷吃粮，那末老百姓是太平平过日子；等到兵忙起来了，老百姓就要逃难了。当时的兵如何打扮？头上黑布缠头，身上穿件红边马甲，胸前、背后都有一个圆圈圈，圈圈当中大书一个“兵”字，好象唯恐人家不晓得他是兵，所以要做好广告，庶不致误。腿上打起

绞花绑腿布，赤脚，穿一双麻皮筋草鞋。肩胛上背了一把生着锈、割肉勿会出血的大刀。掂一支前膛枪，十支倒有九支放不响，还有一支平时也不敢用，十次倒有九次要走火。在这队兵的后面，跟一个押队的小老爷，这种小老爷，小得雨会落得煞，风也吹得倒，真是小得一眼眼。小老爷头上戴个白石顶子的顶帽，穿件开胯箭衣，腰刀扣带，长筒缎子靴。张文祥看见军队过来，人往旁边闪闪开，等到这个小老爷在他旁边贴身经过时，对张文祥点点头，作啥？认得的。幸亏认得，倘使勿认得，那就不客气，要检查了。张文祥怎么会认得他呢？不奇怪，大家都是武行中人，抚台衙门里的一些武职小老爷，护卫亲兵，空下来的时候经常要到镖局里来白相相，向镖师们讨教讨教武艺。有辰光还一道吃吃老酒，谈谈家常，讲讲山海经，所以张文祥还着实认得不少人。

张文祥感到今天街上不同往常，自己身上既有银子，又有插子，倒要谨慎小心一点。一路过来，大约离开城门洞还有靠十家门面，立定身子，对城门洞底下一望，喔唷！今天城门里与往日大两样，两边立着几十个清兵，个个满面杀气，手里拿了长短家什，赛过如临大敌的腔调。还有两个小老爷踱来踱去，作啥？戒严。张文祥望过去，看见进出城门的老百姓身上全要搜查。啊哟！张文祥想，我走过去一定也要搜查，别样啥，我袜筒里这把刀查出来，就要出事体哉。那末我对他们讲，我叫张文祥，是镖局里的保镖师爷，这柄家什我是防身的。再一想，有句老话：秀才碰着兵，有理讲勿清，讲也没有用。文祥对城门洞里望，想寻个把熟人，但是细细地看过来又看过去，一个也不认得。为啥？现在城门洞里的这班兵，是昨天半夜里调进来的。张文祥想，既然没有熟人，今朝就不要进城了，回转去吧！身体刚刚要拨转来，脑

子里念头一转，啊呀！我不能转去。为啥？我立在这里，一本正经要想进城去的样子，城门洞里望过来清清楚楚，就象我望过去明明白白一样。我现在突然转身就走，这班清兵岂不要疑心：这个人啥路道？不对！赶快追上来，喊我立定，一把抓牢，拖到城门洞里，身上一抄，有柄家什，不问情由，先捆几记，拖到里边，当我是长毛派来的奸细，“咔嚓”一刀，这种死才死得冤枉呢！这时候的张文祥，真象沙滩上撑船——进退两难。

张文祥想，我总不能一直蹲在这里？现在总归危险了，还不如往前走去，万一被他们摸着插子，我先说明身分。勿相信，可以一起到镖局里去问。不肯去，那末我同你们一道到抚台衙门去，衙门里的小老爷我认得勿少，只要碰着一个熟人，托他做个证人，就既不危险哉。张文祥想到这里，倒也比较定心了，所以只当既啥事，往准城门洞里去。

你走过去，城门洞里的这班清兵早已在注意你了，看见这个小伙子在那边望了一歇，现在看他走过来，故意提高喉咙：“呔！什么样的人？站住！”文祥这时已经到了城门口。“是。”嘴里答应，人马上立定。一个小老爷走过来：“你瞧！”起个指头对准城墙上一指。张文祥头调过来一望，一张堂皇告示贴好在那里。上面写着：不管什么样的人，进城一律搜查。文祥想，既然碰到了，有啥办法？要出事体总归要出的。“好，请搜吧。”文祥说完，把两只手举起来，这个小老爷踏上一步，起两只手往张文祥肩膀上探过来。这个检查叫“抄把子”，是从肩膀上摸起，一直摸到脚趾头为止。张文祥心里在“别、别”的跳，为啥？紧张。若是把刀查出来，事体勿会一点点，即使唾沫水说干，还不知有用没用？

正在要紧关口，城里出来一个人。头戴水晶顶帽，身着

开膀箭衣，腰刀挂在扣带上，看上去是个中老爷。张文祥面孔正对城里，这个人越来越近，张文祥看得蛮清爽，要紧招呼一声：“王老爷！”“张大哥。”小老爷听见对方在叫王老爷，背后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叫张大哥，要紧两手一缩，侧转身体眼梢一窥，背后来的是自家的上司。这个朋友认得我的上司，总是有来头的，我还好检查吗？快点识相，退后三步，落肩低头。

这位王老爷早先也是保镖师爷出身，现在在抚台衙门当差，和张文祥不仅认得，并且还是要好朋友。现在他走近张文祥身边：“张大哥，往哪里去？”“王老爷，我进城有些小事。”“为什么不走啊？”王老爷难道不懂？当然有数，他就是要在这上做点文章，好让张文祥过去。“这位老爷要检查。”王老爷顿时面孔勒直，对准小老爷：“混蛋！”“喳，喳！”“你眼珠子瞎了吗？他是余昌镖局的保镖师爷，大号张文祥，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该死！”“呃，喳！”小老爷想，张文祥这个名字倒确实听说过，但是他面孔上没有标记，如果说他额角头上刺了“张文祥”三个字，那末我就晓得哉。“呃，喳！”王老爷拿小老爷训了一顿，身体带侧：“张大哥，进城吧！”“是，王老爷到城外有公干吗？”“是。”“好，等一会我到抚台衙门来拜望王老爷。”“好，恭候光临。”“再会。”“再会。”两个人擦身而过。

张文祥进了东关城厢，“喔唷！”额角头上汗也出来了，阿要危险！真有点汗毛凛凛。

张文祥一步一步往前走，看见前面有座桥。桥栏上嵌了块青石板，青石板上刻了三个字：“石灰桥”。张文祥手探到怀里把书信取出来一看，信上写得蛮详细：东门大街石灰桥堍黄仁记杂货店，黄信裕母舅大人收。一点不错。张文祥

拿封信身上囤一囤好，往石灰桥走来，对两旁边一望，没有店面房子。那么不在这面，定在那面。所以张文祥走过石灰桥，到了河对面一看，有个双开间门面，开间不大，塞板上好，两扇门开着，露出一一点柜台。对柜台上一望，柜台里坐个佬佬，趴在柜台上，方面大耳，寿桃胡须，一本正经正在等做生意。望到店堂里面，账台上坐着一位姑娘，滴里搭啦在算账。文祥再抬头一看，看到塞板上贴了一张红纸头，因为贴的日子已经很长，颜色褪成淡红色了，但上面几个字写得铁划银勾，着实有功力：“黄仁记杂货号，兑换银洋。”张文祥想，看勿出这店还会看洋钿。那末看上去这位老伯就是阿哥的娘舅了。老话说：外甥勿出舅家门，难怪和阿哥的面孔有点象，让我上去喊他一声娘舅。才要喊，啊呀！这样喊要变笑话的。我叫他娘舅，娘舅不认得外甥，万一再弄错了人，那是真正变成笑话了。还是让我先上去买点东西，然后再问讯，这样一来就不会错了。

张文祥手伸到袋袋里摸出七个小铜钱，人踏上来：“老伯，买七个铜钱旱烟。”老人家对小伙子看看，你要买什么尽管进来买好了，啥个道理要探头探脑看半天？这个年轻人啊，作兴不正路。现在见他要买七个铜钱旱烟，接过铜钱往钱筒里一丢，抽屉拉开，拿包旱烟递过去。张文祥接过旱烟，身上放好，然后人退后两步，上下身整顿一下，上前询问，“老伯，请问此地一带左邻右舍可有一位姓黄名宽，表字信裕的老伯伯？”老人家一听，“哈哈……”看见了黄宽、黄信裕还在问讯！“小者就是，足下问他有何贵干？”“噢！我道是谁，原来是母舅大人。”“啊！”老人家一听，真是丈二和尚摸勿着头脑，呆脱哉！想：真有这种笑话，娘舅看见外甥不认得，外甥看见娘舅还在问讯，可是噱头？“哈哈……”

我与足下素昧平生，面不相识，怎称我母舅？请教贵姓？”张文祥想：勿要紧，有封信在这里。“母舅大人，我是哥哥陈金威的结拜弟兄张文祥，有书信一封在此，请母舅大人观看。”说完，手探到怀里把封信拿出来，双手恭恭敬敬递过去。老娘舅把封信接到手里一看，“哈哈……”这个称呼对的，因为这封信上写得蛮清爽：“母舅大人亲启”，是我外甥陈金威托他带来的，他是我外甥的结拜弟兄，看见了我，依我外甥叫我一声娘舅，那末我现在变成众家娘舅了。称呼对头，不知信上有啥要紧事体，快点看。信壳拆开，信纸抽出来，一只手捏着信，一只手捋着寿桃胡子，对信上看。老娘舅一塌刮子①看了三句。怎样三句？“母舅大人安启：敬禀者，送信人即义弟张文祥。”老娘舅看到这里，信勿看下去哉，两个指头对准了张文祥：“哈哈……你就是张文祥？”

“是，母舅大人。”“你就是张文祥？哈哈哈哈哈……”

“是，母舅大人。”“足下就是叫张文祥？哈哈哈哈哈……”

张文祥想，这个老娘舅看上去有点毛病，啥格路道？问一句，笑笑；笑笑，再问一句；这种腔调，真是莫名其“土地堂”②。老娘舅笑，张文祥只好也笑，真叫“瞎子趁人笑”。那末老娘舅阿有毛病呢？一点没有。啥事体要这样？有道理的。因为外甥陈金威时常到家里来白相，看见娘舅总要谈起张文祥。说娘舅啊，我交着个朋友，叫张文祥，人品如何好，武艺如何高，为人讲义气，事事够朋友，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所以今朝看见张文祥，当然要对他相相面哉。现在一看，张文祥真是一表人材，人站在那里，一派英雄气概。好！老人家想，这种人我很少见过，难怪我外甥要说他好，所以老人家盯着张文祥不停地看。

老娘舅黄信裕也是举人出身，只因为看破官场，所以不